

蔡和绪：乡土雕塑的守望者

本报记者 曾甲长



上烟



吹渣渣



奶

5月22日，天气晴好，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内，鸟语花香。蔡和绪的工作室，偏居学院一隅。室内随意地放着泥巴和稀奇古怪的模具，以及一些做好和尚未做好的雕像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味道。而他，则埋头在案桌上安静地劳作。

作为一个乡土雕塑的守望者，蔡和绪是孤单的。他几乎将他的整个生命，都捏进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泥巴里，如同女娲娘娘一样赋予了这些泥巴以生气和生机。他的感情如此真挚而细腻，情绪干净而温暖，捏出来的造型丑到了极致，彰显的却是人性的真善美，是土家族的历史、风情和乡愁。看他的作品，那饱含土家族浓浓乡愁的生活、劳动、娱乐情趣一一展现在眼前，生动而有些诙谐，率真而有些伤感，让人流连忘返欲罢不能。

记者多年之前就认识了蔡和绪先生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依旧是当年那个把艺术当成生命的蔡和绪，质朴得如同泥土，硬扎得有如石头，有些寡言作品却褶褶生辉。生于泥土，长于泥土，用泥土讲故事，把泥土凝固土家风情，用泥土叙说乡愁，这是蔡和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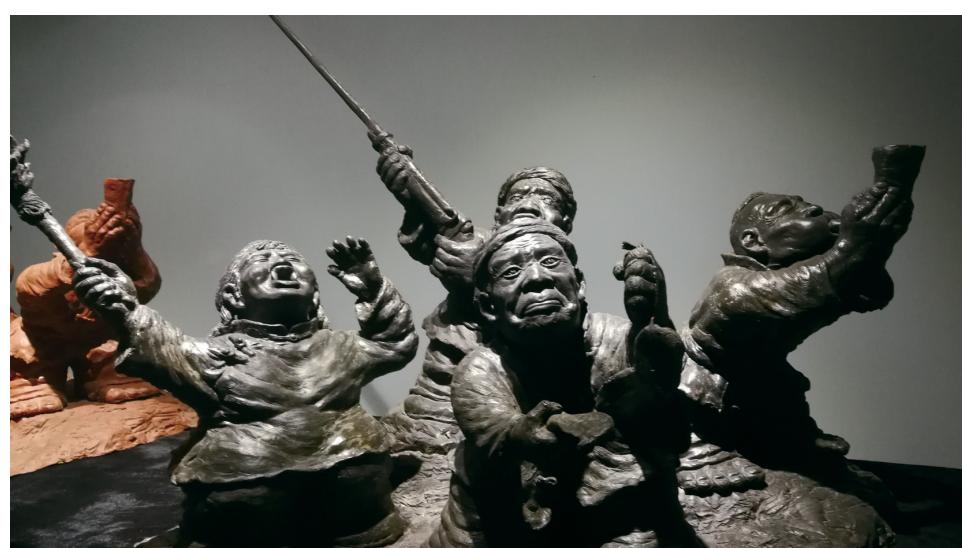
山歌不老



我的爷爷



报告



赶野猪